



戰地詩歌

劉雲卿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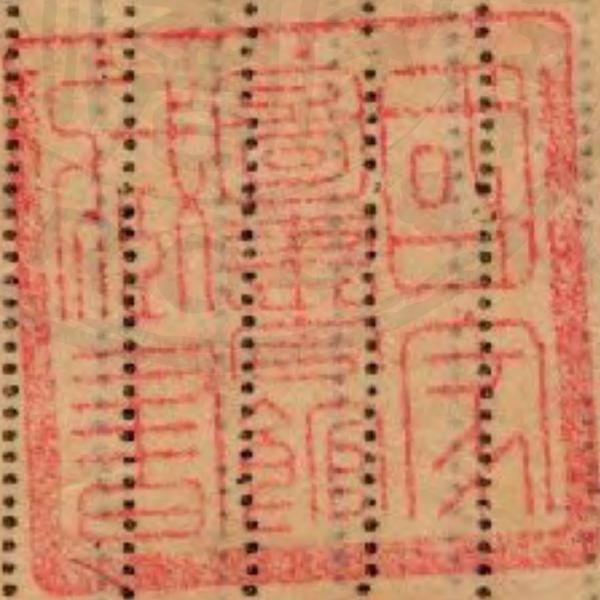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622.85
3875

目錄

戰地家書	一一一
浴在血中的小戰士	一八九
一隻右手	一六七
悲壯的故事	一三二
血戰崑崙關	一三一
試學重砲射擊	一三五
南戰場的新女性	一四〇
山谷行軍	一五五
苦難中的孩子	一五八
女兵春耕	一六一
生命之舟	一六五
高峯物之戰	一六八



戰士的血衣	七六八
農民獻谷勞軍	八二五
血洒沙場	八五
游擊老將	八九
蘆葉帽	九二五
陸地運河	九五〇
艱險的征程	九九五
炸破的詩稿	一〇一
渡紅水河	一〇三
築機場的新女性	一〇六
北風	一〇八
筆桿	一一一
哭斌燧	一一三
血的一幕	一一六
悼爲珍戰友	一二〇

序「戰地詩歌」

我實在不懂詩，也不會寫詩。偶然用舊詩濫調摺幾句打油腔，不過是發發押韻的牢騷，毫無是處。然而雲卿女士不信，一定要我寫詩序，我真不好怎樣說，把幾句外行來搪塞，總未免對不住吧？但我以讀者的資格，似不妨略表讀後之感！

新詩比舊詩應當是自由得多，舊詩韻脚和體裁的限制是半已打破了，每個人的詩，不妨自成一體，雲卿的詩，也自有她的體，「戰地詩歌」，取材於戰地，寫的是戰地的實情實事，而且是作者在戰地服務時聞見的實錄。真切素樸，是其特長，雲卿是個剃短髮着軍服的女性，非但不會塗脂抹粉，裝點都很疏忽，她的詩材，便在那血肉模糊的戰場，真切與素樸自不用說，其中還充分帶着天真的興奮，我不敢談詩，更無從根據詩的技術，來介紹人家的詩，不過她這兩年來戰地生活的記錄，無論用甚麼形式寫出，都應當是值得一讀的，何況是詩呢。

歐陽予倩三十一，四月一日在桂林。

國家圖書館



004636732

3632036

自序

文學的生命，是高超的理想，真實的感情，牠最高的機能，是反映社會的現實。如果我們肯定了「真」即是「美」，那末，在民族解放鬥爭的戰場上的一顆子彈，一滴鮮血，一陣砲聲，一面戰旗，一羣俘虜，一個死屍，也應該是美麗的？但我希望讀者不要過於太高的估計，認為這算是什麼新詩，而只能把牠看作一個忠實的匠人，預備造房子的時候，在木料上畫的幾條墨線，打的幾個圈子，這粗淺的東西，也許不會冒犯詩壇的尊嚴吧？

如果說牠是詩，不如說是速記，這多是在戰地擷取的一些新鮮的，熱蒸蒸的資料，有時見到戰士們的血，正從創口沖噴，有時聽見大砲聲，還在震動耳膜，我就把牠記錄下來了。因為我的熱情和戰士的熱血，是同源的奔流，即流出了我的生命；集成「戰地詩歌」一冊。牠跟着我在戰馬上奔騰，牠跟着我爬上懸嶺。曾經有幾次遇險，都免遭厄運，所以我更珍愛牠的生命！

那時有一個機會回到後方來，我抱着滿腔的熱血，捧着詩本，願把牠貢獻在戰時的文壇上，當作奠祭我們英勇犧牲者的禮品，可是我第一次見到一位為戰時文化服務，擁有出版感

權的老前輩，他連詩的題名也不願看一眼，即正嚴厲色的說：「出詩是賺不着多錢的生意；：」這句話刺到我的神經上有點感覺麻木，所以其他的書店我也沒有勇氣去嘗試了。而我並不因為人家不能賺錢，就責備自己不應該寫詩。詩雖然換不來飯吃，反正詩自己不要吃飯，所以詩本是被判決囚在黑皮包裹三年了，現在牠是得到一個機會，衝出了黑暗，見到了光明，得到了自由，牠要飛到遼闊的地方去，對大眾唱一曲抗戰勝利的新歌！

作者三十一年四月八日於桂林

（此處文字極其模糊，難以辨認，僅能依稀看出一些詞句，如「不願看」、「詩」、「自由」、「光明」等字樣。）

戰地家書

大時代的巨浪，
把我送到革命的洪流裏了，
我的血和澎湃的浪潮滙合在一起，
我的心變成了炸彈，
我要在暴風雨中去理解世界，
請不要惦念我，
親愛的母親！

自幼離開了您溫柔的懷抱，
連年在天涯海角流浪，
感謝您賜給我完全教育的恩惠，
但我辜負了您的願望，
我不是嫻雅的女詩人：



抽不出心情來謳歌母親的愛，
我更沒有時間去讚美那神祕的海；
我只能把人類活動的心版上，
刻畫一些深深的血蹟……

親愛的母親，
您的愛是偉大的，
我把您的愛擴大了；
愛世界人類，
愛真理自由，
愛祖國的土地，
我願把自己的熱血，
洒在沙場上，
讓牠澆灌革命的新芽，
在春天生長起來，



開放自由的花朵……

戰場上只有沖天的烽火，

很少女人的足跡，

親愛的母親，

您是值得驕傲的。

因為您的女兒是一個戰士了；

她的手中有筆又有槍，

法西斯侵略的陣壘，

在無數量的槍頭筆尖上，

即刻就要總崩潰下去了！

我有這樣一種願望，

我要衝到敵人的陣地去，

尋找一篇血的詩章，



戰艦射手王隊長，

牠答應××日攻擊的時候，

我同他一道坐在戰車上，

去看敵人的猖狂與死亡！

親愛的母親，

請不要擔心我呀！

人的生死，

本來就很平常。

如果我死在戰場上了，

親愛的母親，

請您不要悲傷！

我不願見您眼角的淚水，

我願把火山爆發的裂洞裏，

做我的墳墓。



我願把天穹紅艷的霞彩，
做我的殮衣。

我願做詩人筆下的資料，
我願活在人類的記憶裏！

在月冷風寒的晚上，

四百多敢死隊的官兵，

在一個草場上集合了，

我佩帶着全副的武裝，

去作精神鼓勵的演講，

他們的身上只帶着殺敵的武器，

和兩日够用的乾糧，

每個人的臉上，

都煥發着氣壯山河的榮光！



這些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壯士，

即刻就要去完成那偉大的使命了，

他們這種決心成勳成仁的行動，

燃燒起了心頭的劇火，

照紅了我羞愧的臉子，

您叫我還對他們說些什麼呢？

您沒有教過我比他們行爲更有力的言詞，

可不是麼？

親愛的母親！

我親身上戰場，

我親眼看見鬼子的瘋狂，

我親手放過槍，

砲火的咆哮聲，

使我永遠牢記不忘。



我們中華民族的新生命，

正在砲火中生長！

請不要責備我呀，

親愛的母親，

我對您沒有盡女兒的責任，

而我要對民族盡一點孝心。

在前線的傷兵和難民，

他們的痛苦咬碎了我的心！

我要盡這一點餘力——！

國家給我辛勞的代價，

我除了簡單的衣食之外，

完全分給了他們；

我希望減輕他們創傷的痛苦，

我希望延長他們有力的生命！



我沒有什麼寄給您。

只有這些血肉做成的消息，

勝利的日子已經排在眼前了，

您應該歡喜吧？

親愛的母親！

女兒快要回來了，

您不要再備殺豬宰羊，

我要高聲唱着凱歌歸故鄉！



浴在血中的小戰士

我抱着一偉大的信念，
跑到了戰場，
我的筆尖充滿着熱血，
用血來寫成一篇詩章。
戰場就是我的書房，
任敵機在頭上飛翔，
任槍砲在耳邊作響；
流在紙上的，
都這血與腦漿，
連續一陣重砲轟過來，
墨水瓶從石塊上滾下了，
塵土冲天飛揚，



然而我仍繼續地寫，

畢竟寫完了血染的幾行。

鐵在叫，

肉在跳，

血在奔流；

我們的戰士受了傷。

他們安靜地躺上担架床。

成點，成滴，成塊的血；

洒在大路，

洒在小徑，

洒在曠野的草原上，

到達的這個林子，

算是安全的地方，

但仍然聽見砲聲作響。



在莊嚴的大樹下，

排着兩張矮方桌；

桌上堆着藥瓶，藥膏，紗布，綳帶，

醫生護士穿着綉紅十字的制服，

他們用這聖潔的手指，

輕輕地包裹血沖燙的創傷，

我從充滿了血腥的林子走過來，

很驚奇地發現了一隻蒼白染血的小手，

無力地放在担架的竹桿上，

我伸手揭開這灰色的軍氈，

見左肩上有盃大的創口，

頸上有兩處刀傷，

側右邊的肚子是刺刀穿過了，

這位小戰士，



渾身全浴在血中了！

血是潮濕的，

血是溫熱的！

他睜大一對眼睛望着我，

林子的寒風是多末刺人啊！

我把這隻蒼白染血的小手，

替他檢在軍氈裏蓋着，

他的臉上沒有一點表情，

他的嘴裏吐出低微的呻吟，

我默默地站在担架旁邊，

對他肅然致敬。

我想問他，

而又不敢問他，

畢竟我是問他了；



他的臉上露出一點痛苦的微笑，

小嘴唇微微地動着：

我是湖南衡陽人，

我的名字叫張榮華，

今年剛滿十三歲，

我還是一個小學生，

我恨敵人，

我要要殺敵人，

我悄悄逃出來投軍，

他們說我的年紀太小了，

只能收我做勤務兵。

我再三懇求他們都不肯，

說上面沒有收這樣小兵的規定。

我很傷心的哭了，



王連長說我熱心，

他在第一排爲我補上一個名字。

每天都和大兵一樣去操練，

我覺得非常高興！

奉命開跋到廣西來，

我完全是和大兵一樣：

百發子彈，

一條長槍，

軍氈、雨衣、鋼盔，

口盅、水壺、雜囊，

我背着這些東西，

整整走了二十一天，

我聽見槍砲聲響了，

才知已經到了前線，



我很急切地期待和鬼子見面！

這十幾天來，

我都生活在戰場，

打得激烈的時候，

我們和鬼子只隔兩三丈，

我站在濺壕裏開槍，

子彈飛出去，

是很好聽的聲音。

眼見鬼子倒下去了，

我歡喜得發狂！

我非常興奮，

我繼續不斷把百發子彈打光！

劉班長又給一排我放；

我見鬼子和我很近了。



她穿着短筒皮靴，黃呢軍裝。

忽然一陣硫黃煙使我發昏，

耳邊只聽見轟轟在作響，

當你揭開軍氈的時候，

我才知道自己受了傷。

我們英勇的小戰士，

他已把自己的熱血，

洒在祖國的大地上；

他這種偉大的行動，

給了漢奸走狗一個強烈的刺激，

給了日本強盜一種驚懼的顫慄，

這是桂南戰場的一件奇蹟，

這是民族解放鬥爭光榮的史記，

抗戰勝利的曙光，



已照上了我們的戰旗！

一隻健康的右手

這是一個神聖的戰場，
敵我兩陣的砲火在交鳴，
空中飛翔着灰衣死神，
大地上奔馳着我們的鐵甲軍，
什麼怪物也不能阻擋牠前進，
衝。衝，衝倒了一排森林，
殺，殺，殺死了無數的皇軍！

橫在眼前的工事，
就是敵人的陣地，
鐵絲網一層二層三層。



牢牢地封鎖得嚴緊，
這是她自己擇定的墳場，
企圖在此把泥腳膠定。

敵人槍砲的彈珠，
直向鐵甲車上飛來，
碰在堅強的鋼甲板上，
發出清脆的聲響，
戰車仍然轉動靈活的機輪，
一直向前衝去，
牠爬上了山坡，
踏破了鐵絲網，
把敵屍輾成肉粉，
後面追上來的是我們的大兵！



膏藥烏鴉飛旋在戰車的頭頂，
槍不斷發出垂死的呻吟，
我們英勇的戰車射手郭日文，
他抱着與敵不共戴天的仇恨，
他搬動高射機槍的機鈕，
吐出憤怒的吼聲，
這顆準確的彈丸，
穿過了烏鴉的胸腹；
即升起一陣濃煙，
遮蔽了空中的行雲。
煙霧和着火花，
在蔚藍的晴空裏，
寫成一篇諷刺的祭文！

陣前又現出了一些矮小的人影。



像狗一樣在地上爬行，
槍砲聲密密地響起來，
彈丸像雨點一樣飛奔，
二顆無情的小鋼砲彈，
穿過了張駕司的心胸，
戰車上是鮮血淋淋，
偉大的犧牲者已閉了眼睛，
但鐵甲車的機械，
還沒有絲毫受損，
我們英勇的戰車的射手郭日文，
他即兼任駕司轉動靈活的機輪！

戰車是天搖動似的顫震，
前射後擊的砲彈，
直對外飛奔！



又是一顆砲彈飛來，

碰落了車前的鋼板，

打傷了我們英勇的郭射手，

熱血從他的左肩上淌下來，

車箱裏又加印了鮮紅的花紋，

還有他一隻右手，

把戰車開回陣地。

他暈倒在車中，

完成了他偉大的使命！

會匪與土匪一團黑氣，
想中書平治天下！

一團黑氣



一個悲壯的故事

建中青年的戰士啊！

會記得是在一個寒風刺骨的早晨，

你背着一把雨傘，

拖着兩腳黃泥，

踏破了千里的征程，

跑到七星岩下來投軍；

你有極高度的愛國熱情，

你有學習不倦的精神，

你愛好戲劇，

你扮演過「悲壯犧牲」的主脚，

我深深地認識了你，

在我的記憶中最鮮明的，



去是你右眼角裏的一個疤痕！

短促的時間結束了所學習課程，

我們幾千個人，

連成了一條火鏈，

冒着大雨離開桂林出發了，

從那時起，

我們都深入了農村，

你是那末熱情地幫助農民，

你訓練七種勤務班，

推動農村的行政，

又常到烈日下去，

幫助農民秋收春耕，

民衆愛護你，

如同他們自己的兄弟，



他們都認識了我們的敵人，

你已經把他們的民族意識喚醒！

又當這烈日下去，

南方的烽火漫延了，

敵人的鐵蹄踏進了廣西，

仇恨填滿了你的心胸，

你沒有絲毫的遲疑，

腰間掛起四顆手榴彈，

肩上背起一條長槍，

奮勇地跑到前線來，

和我們的戰士生活在一起，

你抱定了偉大的意志，

你要用自己的血，

去換回失去的土地！



你站在自己的崗上，

嚴守神聖的陣地，

甌間睡在山脚下的石縫裏；

手和槍沒有一刻分離，

任無情風雨鞭打，

你只有對敵寇的痛恨，

而沒有個人的憂鬱，

苦難的日子在磨鍊着你！

苦難的日子！

在那天傍晚，

緊急命令下來了，

即開始攻擊，

建中——烈士一同衝去，

英勇的戰士啊！

你是這末興奮，



你握緊了一條長槍，

和我們的戰士一同衝去，

「壯士一去不復還」，

真的，你這樣一去，

竟渺無消息！

苦難的日子，

在你偉大的行動中磨盡了。

一時，一分，一秒，

又把一月送到。

我們的隊伍剛調到這新的駐地，

就遇着了——一個被敵人壓迫——

去充運輸的陳阿四，

他剛從虎口逃出來，

他講了這樣一個悲壯的故事：

敵人俘虜了五十多個中國兵士，



在一塊枯死的草地上，

搜查他們的身子。

把一個青年小夥子綁在一邊，

其餘的都用一條粗笨的繩子，

手連手，並排臥在地上，

腳連腳，由軍警圍攻。

拉去關在一間小房子，

房子外面燃燒了洋油火把，

悲慘的哭叫都傳出來，

嘶啞聲仍落在濃煙裏，

呀！他們都活活地這樣燒死！

那青年小夥子，

他說，那青年的右眼角上有一個疤痕，

在他的身上搜出了學生軍的銅領章，

鬼子對他百般的侮辱，



又強逼他投降，
她們拿了太陽膏藥的臂章，
貼上他聖潔的左膀，
一腳踩死。

啊！我們偉天的戰士，
對敵天！

他不能忍受這種恥辱，

卽把地扯下來丟在地上。

風干他，
那些毒惡的魔鬼，

把他上下的軍裝脫光，

用皮鞭在他的遍身抽打，

渾身如藍色染了一樣，

又令陳阿四親自動手，

把他綁在一顆樹上，

他沒有一滴眼淚，

他沒有一點聲響，

他沒有一點聲響，



只是懷着必死的決心爲祖國爭光！

這是日本法西斯的文明，

刑罰是慘絕人寰的殘忍：

一條木匠用的大鋸子，

對準着他的喉頸，

兩個魔鬼握緊鋸子兩頭的木柄，

像要鋸斷一株大樹似的起勁！

當她們把鋸子左右拉動的時候，

他還睜大着一對不流淚的眼睛！

好像是在期待世界的光明！

呀！喉管斷了！

鮮血橫冲下淋，

一直流到他的脚跟！

哎呀！哎呀！



頭從頸上滾落在地上，

嚇落了陳阿四的靈魂！

青年的犧牲者！

趕中英勇的戰士啊！

我們是共同奮鬥的戰友，

我們用什麼來紀念你呢？

只有把你的頭顱，

供奉在抗戰勝利的聖壇上，

表現我們民族偉大的精神。

青年軍的最先鋒者啊！

你的血潤澤了大地，

你安心的休息吧，

我們要踏着你的血蹟前進！

我們要踏着你的血蹟前進！



血戰崑崙關

千萬雙眼睛望着崑崙關，
千萬隻手臂指着崑崙關，
因爲崑崙關是我們的，
我們要把他奪回來！

憑藉什麼呢？
每個戰士有一顆炸彈似的心，
有沸騰着的熱血，
有不畏死的精神！

我們英勇的將士，
配合着猛烈的火力，



抱定必死的決心，

直向山上衝，衝！……

寇機，槍炮，炸彈，毒氣，

完全失掉了牠威脅的效力，

這種瘋狂喊叫，

決不能阻止我們戰士的前進！

我們英勇的將士，

踏着熱烈的鮮血，

踏着弟兄們火熱的屍體，

專對着那個目標突擊！

啊！敵人的屍體加高了崑崙的度量，

野獸的血瀑布似的向山下沖洗，



被堅硬的岩石阻塞了……

這是多末壯烈的一副戰圖啊！

敵寇的砲火對山下轟擊，

地沒有注意山坡上的一堆死屍；

死屍堆中爬出了三個壯士，

他懷抱着染血的手溜彈爬近機關槍了！

碰碰隆隆一陣爆炸的聲響，

十幾個鬼子射手倒在機關的旁邊。

這些壯士把機關槍調轉頭向敵方掃射，

我們的大軍在死滅了的火煙中衝上來了！

我們的將士佔領了敵機關槍的巢穴，

敵人的機關槍調換了我們的射手。

猛烈的火力轉過方向對敵掃蕩，
英勇的戰士們又佔領左邊的山頭了！

這個山頭的火力把握了全陣的重心！
加強了戰士們氣壯山河的力量，
敵人在這種威力下崩潰下去！
我們的戰士奪回了整個的崑崙關！

國人啊！我們紀念血染的偉大的崑崙關，
但不要忘记血肉中爬出來的三位勇士，
他代表了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
他給了我們在堅苦戰鬥中爭取勝利的訓示！

崑崙關未捷之際——

……

我試學重砲的射手

戰士們幾次衝殺的怒吼，

驚滯了敵人的砲火；

我迎着稀落的槍聲，

走到最前的一道防線，

和英勇的戰士們混在一起，

呼吸新鮮自由的空氣……

兩陣是這樣逼近；

那些鬼子臉上，

清楚的排着鼻子眼睛，

牠們現出極狼狽的情形；

左邊的山坡上在起築工事，



右邊的山脚下在放火焚燒，
這時候，
槍砲聲完全睡覺了。

我收集了一些新的詩料，
祕藏在自己的腦袋裏，
卽折轉身來，
走到了砲兵陣地，
這些雄偉的鐵將軍，
隱居在松柏的叢林裏；
砲兵營長××同志，
他一見了我，
就來一個親切的握手禮。

「啊！詩人也上前線來了，
握手。」



軍人應當怎樣努力！」

兩個射手眼中帶着幾分驚奇，

還有幾個助手低聲細語：

「這到底是男的？還是女的？……」

敬愛的同志們啊！

何必問這些呢？

我來向你們學習！

翡翠色的砲身，

在綠蔭深處，

顯得分外壯麗；

我請求盧營長當我的教官，

他從木箱裡搬出了大砲彈，

取出了底火，

又拿出延信管，



他親手教我裝置好了，
到右邊指着砲對鏡給我看。

我的心子興奮得要
和砲彈爆炸了，

我坐在重砲射手的坐位上，

是我親手把砲彈裝在砲喉裏，

砲口瞄準了敵人的腦袋，

右手握緊了拉火繩，

我請求他代我吐出心頭的憤怒！

和藹可敬的××師長，

他給了我「詩人將軍」稱呼的鼓勵，

即刻阻止我的射擊。

他這樣說了：『中帶微發台發發，

砲彈發出的目標，



不僅是消滅少數的敵人，

而是在碎燬他的重兵器！

等到××日砲戰的時候，

請這位新興的射手，

來發展你的威力！

……

在這偉大的列砲陣中，

我已覺得筆桿脆弱無力，

心子啊，爆炸吧！

砲彈啊，爆炸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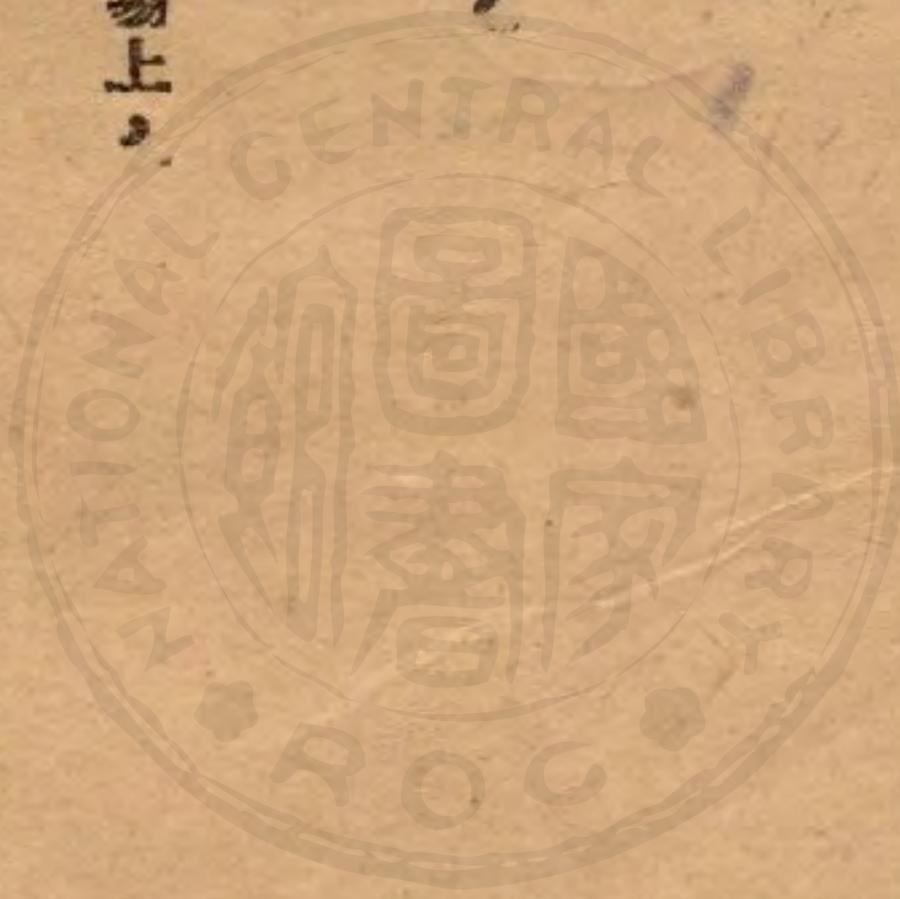
我願在民族解放戰爭的戰場上，

滲和着自己的一滴鮮血，

潤澤這枯寂的大地。

現在掛在眼前，

就是戰，戰，戰！……



勝利，勝利，勝利！……

南戰場的新女性

一 前哨

戰場上沉寂了好久，

像新年似的熱鬧起來了：

女學生軍——

腰間原來掛着兩顆手榴彈，

現在又加添了兩顆；

在她們身上摸搽得熱熱的，

她在等待着時機，

和着她們一顆熱烈的心子，

一同爆炸出去！



晚上，
月冷風寒的晚上，

女學生軍，

是全副武裝，

她們嚴守着崗位，

又在步哨的範圍內徘徊，

四周靜寂得沒有一點聲息，

伴着她們的，

只是一條長槍。

槍頭上的刺刀，

人頭上的鋼盔，

在月色下閃耀着燦爛的寒光！

民衆因畏敵人的殘殺，

多已逃走了。



女學生軍，

跑到百里以外的後方，

動員了農村的婦女，

徵募了布鞋，食品，米糧，

這些粗魯矯健的新女性，

她們把戰士們急須應用的物品，

親自挑送上戰場！

房屋燬滅了，

父母炸死了，

沖散了，

這些無依的孩子，

女學生軍，

把她們搶救出來，

安放在破屋子的草堆中，



大的小的，
哭的叫的，
幾百個堆在一起，
她們像保護小雛的母鷄！

二 工事

鐵圈似的古城，
印着歷史上的功蹟，
而今啊！

時代否認了牠的效力：

這些新中國的勞動婦女，

用她粗黑有力的手，

把古老的城磚，

一塊一塊的折下來。

把江防堤似的城土，



一鋤一鋤的啄散開，
鐵圈似的古城啊！
已變成了一條平坦的馬路……

這些古老的城磚，
又被她們搬開了；
在東門外的石橋頭，
堆成了高高的砲壘，
在街頭的要塞處，
築成了巷戰的工事，
這是多末堅實，

這是多末鞏固，
槍砲的嘴頭，
對着小窗口外，
呼吸新鮮的空氣，



預備高呼歡迎敵人的口號！

背上背著孩子，

手中握緊鋤頭，

從早到晚；

整天啄，

整天挑，

她們完成城外深深的一道戰壕！

連着落了幾天春雨，

戰壕變成了溪流，

還溪流呀！

已與外河的洪流溝通了……



穿著深藍色的衣服，
像一堆蠕動的螞蟻，
在××重要的據點，
照着指定的地方，
她們掘了幾個一丈多深的坑，
裏面埋藏着爆炸藥，
上面覆着石與泥土，
這是她們爲敵人修成的墳墓，
正預備爲她舉行隆重的葬禮！

三 運輸

軍器行李，
堆在自然掩避的樹林中，
一隊充運輸的女民工，
帶着扁担繩子籬筐，



匆匆地從燦爛的晨曦中走來，
預備担負起肩上的責任！

出動的號角響了：

行李，火油，鐵線，

槍砲彈的木箱，

她們很平穩地放在肩上，

滲和瘡這些強悍的戰士，

拉成一條巨大的火龍：

穿過窄狹的小徑，

爬上險峻的山嶺，

向殲殺敵的大道前進！

在寒風刺骨的森林中，

在暗無星月的夜色裏，



她們_下擔負着沉重的担子，
走着，走着！

很迅速地在黑暗中走着，

像旅途中的行人，

要趕回家過年一樣的迫切！

鐵一樣緊實的脚步，

踏破了荒涼原野，

爬了一叢山，

又是一叢山，

崎嶇的道路，

已經被丟棄在後面了，

他們放下担子休息的時候，

已經望見了東方的黎明……

——

——



馬路——

是地球跳動的脈膊。

牠穿過了高低不平的山嶺。

織滿在大地的平原。

連鎖到天的盡頭。

不知戀愛了多少行人的足跡。

不知擁抱了多少車輛的輪子。

地底下的烈火。

衝破脈膊爆炸出來了！

看呀！

烈火已經延燒起來。

燒遍了全國。

燒沸了民衆的血。

老嫗，婦人，少女組在一起。

老嫗，婦人，少女組在一起。



用她們有力的臂膀，
把馬路切成無數段落，

鐵鋤在黃色納泥土上面，

綉成丈餘深的空花：

有各種各式的花樣，

這是時代一副很有價值的圖案啊！

崑崙關敵陣亡的砲兵隊長，

在他的日薄記上，

寫得有這末幾行：

「廣西的公路破得真的驚人，

要費長久的時間才能修復，

有些簡直無法修復……」

被敵人驚嘆的這些偉蹟，

多半是農工婦女親手的創作啊！



她們一切都預備了，

日本軍閥罪惡的魔鬼，

已經走上了破毀的道路——

死亡的邊沿，

她正畏懼着真理正義的判官，

給予她最後的處決，

五 炊事

這是接近戰區的山角裏，

婦女嚴守着舊有的習慣，

感謝敵人的砲火，

告訴了她們一些新的知識……

血淋淋的傷兵，



而一批一批又一批，

陸續不斷的抬來了，

躺在寂寞廟堂裏呻吟……

婦女就是他們最親切的人。

誠文雜誌社發行所附贈。

按照舊年的風俗，寒。

正月初一是最隆重的日子，

而血腥抹煞了牠的尊嚴，

傷兵飢餓的呼喊聲，

彈動了這些粗黑的手指。

她們完全擔任了幾百傷兵的炊事。

日盤滾土了如煙的荒涼——

日風是冷的惡的幽泉。

賊心是熱的腐爛了。

這一級担起空籬筐往村裏去，



那一組挑水洗菜淘米，
再一組担任燒茶送水一些雜役。

每頓三十多桌，

三件簡單的蔬菜，

她們親手製作出來，

又親手送到營房去，

有些重傷的戰士，

還要把飯菜喂在他們口裡！

她們哭得！

營房裏血腥與創傷的臭味，

是這樣逼人，

她們卻沒有感覺絲毫厭棄，

傷兵受了她們這種真摯的殷勤，

對於她們非常感激！



在傷兵營房裏，

常常聽見這種的對白：

女同志們啊！

你們對我們這樣誠懇招呼，

我們死也願意！

靜靜地養息吧，

等到創傷痊癒了，

好重新上前線殺敵。

三件前線軍用藥茶

論劇三十卷

第一冊



鐵線長繩
又那
山谷行軍

奔門臥下重山。

在一條陌生崎嶇的道上，

人馬武器鑄成一條火線！

從險峻陡壁的山巒邊，

連環似的接到山那邊的頭點，

一種活動的力量在環山盤旋，

幾千顆熱烈的心子，

燃燒起了熾敵的火焰，

血汗的太陽神輝，

這刀切奇險三十里高的山道上，

只聽見腳板和石塊親吻，

兩腿也不感覺怎樣疲倦，

每人腰間掛着的手榴彈，



在身上抹擦得非常溫暖，

地即要開放最美麗的火花，

驚破敵人的寒膽！

血色的太陽輕輕撫摸山頂，

一株青松獨居幽谷吟詠，

奇峰怪石顯出她剛強的特性，

象徵我們民族偉大的精神，

兵馬電流似的穿過奇險的小徑，

把自然的錦緞上，

綉成了一副戰鬥的佳景！

我們爬過了這叢山，

又爬上那叢山，

雖然是嚴冬的時節，



在綿製的戎裝上，

都浸透了血汗，

這是爲了保衛祖宗的財產——

中國美麗的河山——

——

山中聽不見猿猴的哀鳴……

只有瀑布發出宏鐘似的吼聲，

還是在奏着行軍的進行曲：

脚步配合着脚步，

心兒連鎖着心，

危險的山路已經走過去了，

光明平坦的大道在迎接着我們！

苦難中的孩子



苦難中的孩子

貴州是從砲火中搶救出來的苦難中，

這孩子們，不要哭，哭死了，

你記着，牢牢地記着！

脚踏去你們用園的是誰？

誰燒燬你們的房屋的是誰？

只殺死你們父母的又是誰？

山中聽不見燕燕的哀叫……

是一羣無依的流浪兒了，

中孩子們，不要怕苦，

誰忍受，忍受着本國祖國——

誰不怕風寒的鞭打？

亦睡下去吧，土，



稻草是我們親切的朋友，
破屋是我們暫時的家。

在中國苦難的歲月中成長起來，

孩子們，要鍛鍊自己！

要專心學習——！

學習最新式的簿記：

把血債很清楚的記載下去，

我們要一筆一筆的收回來！

破燬的中國，

急需要重新建造，

孩子們！

快去學習工程師吧，

把新的技術裝滿在腦袋裏：



用靈活的手腕，

勾成有力的線條，

繪成嶄新準確的圖樣，

把我們的家，

建築在東亞復活的土地上！

你們就是這屋子世的主人，

你們有權利掌握世界的和平！

要專心學習！

要專心學習！

要專心學習！

在中國苦難的這民中勉勵起來。

這是最難的學習。

這是最難的學習。

這是最難的學習。

這是最難的學習。



女兵春耕

空動農具的舌頭！

天空爆炸幾聲春雷，

把沉睡的大地驚醒，

被嚴寒冰雪壓迫的生命，

衝破堅硬的土層！

憂慮冷靜的池水，

也展開了牠的笑紋，

山間原野的新芽，

都伸出頭來探求光明。

農民整理農具，

忙着他們的耕耘，

一種生產活動的力量，

抓着了每個人的心靈。



附錄了當時人的心理。

這是大時代寵愛的一羣——

廣西的女兵：

有的跑上戰場，

有的跑到農村，

鋼盔，戎裝，裹腿，草鞋，

算是她們最美麗的裝飾品。

她們有堅實的體格，

更有一顆鐵打的心；

她們背起犁耙鋤頭，

幫助徵兵家屬春耕，

這種刻苦耐勞的精神，

竟使農民伸舌吃驚！

被太陽晒黑的手掌，



拔起了嫩綠的秧苗，
彎着腰兒，低下頭頸，
把人類生活的根株，
栽種得整齊精潔，
沉重的鋼盔壓在頭頂，
赤脚和水車的踏滾親吻，
額上豆大的汗珠滾下來，
浸透了草青色的征衣，
她們用力轉動靈活的車輪，
生命的泉源爬上車架縫裏，
唱出抗戰生產的歌聲！

盡量與勞動生身出效節。

鋤頭鋒利的嘴巴，

把緊結的泥土啄鬆，

蔓延在園野的荆棘雜草，



她們把地澈底的翻根！

鏟除得乾乾淨淨！

幼苗得了充足的養分……

盡量發展牠生長的效能。

這些偉大的女兵，

已把革命的種子散播在農村，

她們要在鋤頭底下，

去發掘奇珍！

現在自由的花朵已經開放，

豐滿的果實漸漸長成！

武裝的鬥爭迎擊匪徒，

鏟除奸惡齊聲，

誰人談坐落匪窟，

嚇得魂飛，



唱可歌生命之舟由。

這正是黃昏的時候，

江水急迫地在奔流，

遠山隱在煙雲的背後，

江邊懸掛一座小樓。

露台上有一羣革命的戰士，

舉盃在飲着鮮艷的血酒，

都準備用鋼鐵的意志，

來填補這殘缺的神州，

江上飄浮着一隻孤舟，

懷抱滿腹的重載，

和惡劣的環境搏鬥，

和惡劣的環境搏鬥，

和惡劣的環境搏鬥，



舟子一點一滴的出汗，

驚走了波浪上的沙鷗！

挺強有力的竹桿；

刺探江底的暗礁……

斬斷了阻礙行舟的激流！

舟中發出生命的呼喊，

飄上了我的心頭；

這是勞動者生活的節奏，

熱烈的情感與動力，

匯成了通達海洋的長溝，

溝中的急水又匯成了大時代的洪流，

在還澎湃洶湧的浪潮上，

即可建立人類的和平自由。



舟子呀，一槳一櫓小心謹慎地搖，
船主呀，把舵柄緊緊地握牢，
眼睛直對着一個目標，
不要怕狂風暴雨的叫哮，
逆流不能阻止生命之舟的前進，
看呀！遠遠的燈火已從黑暗中燃了，
等到船頭靠在彼岸時，
就可以走上光明的大道！

劃，劃，劃！……

搖，搖，搖！……

撐，撐，撐！……

望，望，望！……

高峯志次郎



高峯均之戰

咯，咯，咯！……

碰，碰，碰！……

轟，轟，轟！……

隆，隆，隆！……

熾火光四射，長陣陣大轟！

煙霧瀰漫，奔奔奔奔。

天在搖，地陣火日，雲黑都中燃了。

地在動，地土生命之供陣前。

鋼鐵的腿，是陣陣的。

鋼鐵的心，是一副目的。

鋼鐵的臂膀，是陣陣的。

鋼鐵的武器，是一副小心。



在和各種毒惡的空氣裏！

衝呀，

與向前衝！向前衝！

向前衝！向前衝！



而又繼續地衝上來，
大家如銅牆鐵壁一樣，
固守着自己的陣地，
剛剛立定了脚跟，
衝鋒號再又響了，
我們戰士的心與手，
無數的刀和槍，
融成了無比的力量；
迎着密集的砲火突擊，
每個戰士都下了誓死的決心，
血在脈管中急迫地奔流，
他們要用自己的生命，
換回這個被污的山頂！

奮鬥！

經過了一陣瘋狂的咆哮，



敵人的槍砲已感覺疲勞；

重陣的兵馬接近了；

鬼子戴着迷土色的圓頂帽，

對像狗血樣的爬行不敢伸腰，

聽我們一位偉大的壯士，

因高舉起指揮旗幟，

就做了個靈活的暗號，

哇嘩嘩啦啦……

就發出一陣有節拍的聲響，

二我們的戰士上起了刺刀，

請他們沒有費絲毫的考慮，

就即刻開始肉搏了；

戰場上充滿鐵血的叫嘯，

倭奴的頭顱西瓜似滾下來，

這些鋒利的刺刀上，



被野獸的血所陣亡。

印上了抗戰勝利的記號！來。

這世上充滿了血與火。

殘忍的死神，

站在戰場上狩獵。

一羣無恥的烏鴉又飛來了，

牠在一堆活動的生命上盤旋，

找不着陣地，

找不着轟炸的目標，

因為敵我混殺在一起了，

牠盲目的撒下了幾十顆炸彈，

倭奴的血肉，

在太陽旗幟的彈下跳舞了！

這是多愉快，

多末美麗，



多末滑稽，

多末深刻的表演啊！

敵屍零亂地排在上戰場，

血肉模糊一團，

染紅了中國神聖的土地。

讓他們腐爛在曠野裏吧！

快變成滋養野草的肥料，

春天來了，

新草生長起來，

餵養我們勇敢了的騎馬……

戰場上的火藥氣味，

使人難受的窒息，

天空揚起了暗淡的陰影，

天空揚起了暗淡的陰影，



落日已垂墜在山腰……

槍砲聲又密密的響起來了。

敵騎瘋狂似的奔馳，

這些無恥的鐵蹄，

又在作牠幻滅的企圖……

……

這時候，我們的陣地，

砲彈從憤怒的喉管奔放出來！

人倒下去了，……

馬也倒下去了！……

我們的戰車爬上了山坡，

衝開了一條血路，……

步兵繼續不斷的追上來，

左右兩翼都夾攻上山了，

整整的一個通宵，



在猛烈的砲火中度過去了，

我們英勇將士的血戰苦鬥，

畢竟登上了高峰頂。

這時候，

天已經亮了，

青天白日旗在山頭的曙光中飄搖！

……

……

……

……

……

……

彈十兩血交



戰士的血衣

草綠色的軍裝上，
被毒惡的槍丸彈片，
穿遍了裂痕，
新鮮的血枯乾了，
凝結得像鋼板一樣：
貼緊在痛楚的創口上，
貼緊在溫熱的肉體上，
貼緊在担架布上，
貼緊在軍氈上，
是這樣的冰冷，
是這樣的親切啊！



他們靜靜地躺在担架床上，

黃紙似的臉子，

無神的眼光，

落在陌生的四周溜轉，

嘴裏發出痛苦的吟呻，……

吐出了我們民族深切的仇恨，

引起了婦女無限的同情。

這小小的鐵山裏，

家庭婦女自動組成了服務隊，

她們去徵出了各種慰勞品，

這種精神上的安慰，

減輕了他們不少的苦悶，

但傷兵的營房裏，

仍然充滿了鮮耐的血腥！



冬寒是這樣逼人，
太陽吐出一點微溫，
營房外的草地上，
堆滿了幾百件血衣，
四十幾個嬌建的家庭婦女，
她們的襟上掛着「洗衣隊」的符號，
她們臉上露出真摯愉快的表情。
血衣，
戰士的血衣，
被她們大担小担挑走了，
後面跟隨着無數的人羣……

在河畔：

幾担開水，

幾個木盆，

幾桶柴灰，
一堆肥皂，
無規則的排着，
這碧淨的河水，
似一面透明的鏡子，
照着岸邊活動的人影，
牠吐出清冷的氣息，
吞下了凝固成塊的血衣，
綠水變成紅色了！
紅綠兩種顏色滲和在一起，
這是多末美麗啊！

她們脫下了鞋襪，
把暖熱的赤腳，
浸入在冰冷的河水中，



脚親切的吻着血衣，

鮮紅的，暗紫的血水，

從這些脚指縫裏擠出來！

與清流混合了，

她要不斷的奔流，

流到長江大河，

流到重洋海外。

緊貼在衣上暗色血痕污點，

又從她們的手掌上除褪去！

血衣，

光榮的血衣，

恥辱的血衣，

血衣上的污點，

已被這一江清水洗雪淨盡了！



農民獻谷勞軍

第一林。

第二滴汗。

第三顆谷。

秋收後，山中響着雷聲。

烽火燃燒了原野。

谷搬運開了，手關緊了。

農民逃避了。

種谷的田，荒了。

變成了戰場。

是冬天了。

農民在清野區外。

渴北風。



吃稀粥，

仇恨敵人！

懷念稀粥的來源地，

懷念着沙場上的戰士，

他們時刻都希望打勝仗，

急切地等待回家去耕種！

農民重視的舊歷年關將近了，

他們發動到前線去慰勞，

簡便的組織中有這樣的規定：

每家獻出一斤谷子，

當作慰勞品，

這一村，

那一村，

農民都把穀子獻出來了，



許多村子都自動起來響應。

這些純樸的農民，

有一顆赤誠的心；

你一斤，

他一斤，

十日之內，

共獻出了九萬七千斤，

數量是這樣的驚人！

珍貴的不是穀子，

而是農民愛國的精神。

黃金色的谷子，

換成了肥壯的豬羊；

有一百二十八頭，



活鮮鮮的送到前方，
乘轎還隆重的佳節，
去潤一潤戰士粗燥的腹腸，
農民代表中拿着一樹旗幟，
上面寫着七個大字：
「慰勞戰士打勝仗！」

這是我從前讀過的一
共讀過丁武高才年
十日之內
讀一氣
讀一氣
讀一氣
讀一氣



血洒沙場

偉大浩渺的洞庭湖，

掀起了翻天的波浪，

野獸的鐵蹄，

踏破壯麗的岳陽，

遺古典的城市，

做了敵人殘殺的屠場，

中國抗戰的力量，

在敵人四周蓬勃地生長！

敵寇軍閥已將荊棘的王冠戴上，

牠終日在死亡的邊沿彷徨，

我們一致舉起了反侵略的鐵掌。



直對着牠那貪狠的心臟，
軍民都咬緊牙根要報仇雪恥，
要在血泊中爭取民族的解放！

閻蕙蘭是一個年輕的女郎，
她痛恨法西斯的橫暴猖狂，
那拋棄了書本跑出學堂，
穿上了爲國殺敵的戎裝，
她領導一隊英勇的戰士，
誓死保衛自己的家鄉！

她把身心給予了祖國，
緊握着爲民族鬥爭的長槍，
抱齋滿腔的熱血，
跑上了神聖的戰場，



她感到猛烈的砲火中，
去追逐民族解放的曙光！

她是大時代的愛女，
是婦女殺敵的先鋒隊長，
她的意志如金石般地堅決，
她要用犧牲的熱血，
來療治被敵人刺破的創傷！

我們的巾幗英雄，

她在戰場上，

從黑暗中等待着光明，

等到東方發白的時候，

便率領一隊英勇的戰士，

開始猛攻新開塘！



他們衝破了兩層鐵絲網，
殺死了無數的敵人，
竟使倭奴驚恐失常，
不幸一顆無情的子彈，
裝進了她的胸腔！

我們的女戰士並沒有死亡，
她偉大的革命事業，
永遠留存在洞庭岳陽，
她美麗的鮮血洒在戰場，
在中國民族解放戰爭史上，
增加了極強度的光芒！

去後豈以烈女對向湖濱！



遊擊老將軍

這邊是高山，
那邊也是高山，
假在山間的村子，
已經陷落了；
敵寇是這般兇橫殘暴，
受不起壓迫的農民怒吼了，
跟着這老將的吶喊聲！

他的年紀已有七十三，
鬚髮白如葱根了，
門牙完全脫落了，
但他的心都很年青。



民族革命的根芽，
在他美肥的心田裏，
像春苗一樣蓬勃地生長起來！

他的身體如鐵一般堅強，
憑着飛毛似的兩條腿，
在鄰近一些村子來往；
他有偉大的革命精神，
農民對他神聖似的景仰，
在兩月短短的時間中，
在十二個大小村子裏，
集合了一千八百壯士，
蒐集了八百多條槍，
民族新的武力，
在淪落的村子里成長！



這位遊擊老將，

他們的根據地，

是在××附近的村莊，

他們集合開會的地方，

是在山角的草原上，

這位遊擊老將的鬚髮，

亦在燦爛的月色之下，

閃出耀眼的銀光。

有一天晚上，

他們把雄鷄血酒和月吞下，

日哇兩浩然的正氣，

神發財與鄉土共存亡的誓言，

高高舉起一千多隻鐵的手臂，



祝祖國恢復健康，
呵！凝凍死子的土地，
已在回春陽光下復活了！

血奮鬥，

官一 蘆葉帽

我跨出一匹赤色的壯馬，
在前線東奔西馳，
一天遇着如注的大雨，
我在農民的手中，
得簪了一個蘆葉斗笠，
牠成了我戰地唯一的伴侶；
遮風，避雨，防空襲。

我在蘆葉帽的上面，

我在蘆葉帽的上面，



畫了幾個鋼叉大字，
怒髮冲冠殺敵時，
唯懷抱辱回河山的壯志，
寒指頭滲上倭奴血，
寫成一篇勝利的新詩。

牠驕傲地吻着我的短髮，
許多眼光都驚異地注視，

無論天空時爽陰暗落雨，
牠都追隨着我的足跡，

同在馬上劇急地顫抖，
同在風塵中忍餓受飢，

不知越過了多少高山大嶺，
不知渡過了多少大小河溪，

是牠對於自己的生命，



是啞還有懷疑呢！生命。

不眠幾個月，大小西醫，

宿營地十里以內的地方，

如和尚的頭一樣的寂寞；

每天敵機在頭上飛翔，

蘆葉帽就是我生命的保障，

牠能遮着我身上的戎裝，

有時敵機餓鷹似的尋找食物，

降落得距地面只有百公尺以上，

機關槍彈在頭上發出清脆的聲響！

意如一篇雜詩的序。

被春風抽出一點新綠的枝葉，

把牠摘下來插在蘆葉帽上，

我戴在頭上在一方田邊立着，

假着一株小樹在那裏生長，



機身最沉重的聲音，

搖振得我的心弦發慌，

我決不能被俘虜去做宰割的羔羊，

這種刺激加強了小樹生長的力量！

陸地運河

鋤，鏟，釘，鋤，鋒利的嘴巴，

在堅硬的石塊上碰出自由的火花，

匯千萬勞動者的血汗，

滲合着細小的泥沙，

變成了血紅的顏色，

架他們一鏟，一鋤，一担，

從廣大的平原，

連接石山，



成羣結隊的；

抱着勝利的希望，

懷着燃燒的情火，

在戀愛着戰士的心靈，

在戀愛着戰士的手臂，

這時代生命的巨流，

是奇險的，

是偉大的，

是壯麗的，

無帆的旱船，

在灰沙的風濤上航行，

把醫藥軍需給養，

運送到殘敵的戰場！



于文政書局製一日

戰士們健康的足跡，
深深印在百里千里的波濤上，
留給歷史做珍貴的紀念。
偉大的陸地運河呀，
每日帶着愉快的心情，
迎接着戰爭寵愛的一切！
塵沙的波浪，
鼓勵牠歡欣跳躍，
因為牠已經聽見了勝利的凱歌！

于收復南甯後一日

艱險的征程

十字架上聖潔的鮮血，

是要洗去世人罪惡的污點，

我背着十字架重到前線來，

把愛完全交給了戰爭，

因為疆場的戰士都是我的愛人！

我不希望得到人們的同情，

我不怕看白色妬嫉的眼睛，

我跨上一匹赤色的壯馬，

在羣山原野東馳西奔，

願把熱情的火焰燒遍戰地農村。



這是一段極艱險的征程，
敵機是頭頂盤旋的餓鷹；
炸彈與機槍在耳邊交鳴，
前面的車輛着火焚燒了。
路旁熱血上躺著死人！

處在最危險的時候，
就覺得生命的寶貴；
我會搬著幾根竹桿渡過激流，
又爬過了激流上懸著的飛石，
手指上的鮮血與紅水混合了！

軍馬在羣山中停止了脚步，
我也倦了在泥濘中的小道上躺下來；
一縷寒風半灣明月在憐愛著我，



自己彷彿變成了一篇詩歌，
願把她贈給我的戰友去吟哦！

炸破的詩稿

在紅豆似的燈光下，

有一篇未完成的詩稿，

躺在冰冷的案頭，

做了一個驚心的惡夢。

一陣掀天的巨響，

剝開了周圍的地壳；

塵土把我緊緊地埋葬了，

我不信任自己還活著。

我伸出頭來見到冲天的煙火，
硫磺氣味把我的喉嚨塞着，
我從婦人的啼哭聲中定去，
尋找我的住處。

啊，住所變成了一堆瓦礫，
所有的一切都完了，
我親手抓開木屑碎瓦，
尋出了一張炸破樹詩稿，

還殘破生命的一角，
燃燒仇恨的怒火，
火焰的筆尖，
寫出敵人不能赦免的罪惡！



渡紅水河

不要這樣問我吧，

爲什麼要重到前方？

因爲我是在中國的土地生長，

我還有一腔熱血，

我還有一點力量，

我願冒着一切的危險，

把滿腔的熱血灑在沙場！

啊！紅河水泛濫暴漲，

山洪沖毀了石塊土壤；

公路是一條生命的脈膊呀！

牠循環的機能受了傷，



渡口兩岸停滿着車輛，
懷孕着槍彈，火油，醫藥，軍糧，
這是爭取勝利的保障！

忽然聽見敵機隱隱地作響，
這垂死的聲音，
黑暗的陰影掠過天空，
威脅着我們的車輛，
把一切都繫掛在生死線上，
我從路旁的草叢中爬起時，
這將垂死的呻吟，
已隱在高空的遠方！

前途的阻難，
把我們留在江河渡口，



通宵的狂風，

拔起了山中的大樹，

豆大的雨點，

敲開了我的心門，

我見到祖國一片新鮮的土地，

如黎明一樣的清麗，

掘土，挑沙，搬石的工友呀！

萬山叢中又掛起了青紗帳；

趕快把這破毀的頭碼築成，

紅水河的激流，

碰着你們的心弦，

唱出慷慨激昂的歌聲，

迎着車輛安全渡過紅水河！



築機場的女性

你們的指甲上沒有點過蔻丹，

更沒有夢見過金剛鑽，

呵！太陽把你們的皮膺全鍍了金，

這比金剛鑽是光彩得多了！

讓土，把你們，築下由工交費！

你們生長在破爛的茅屋裏，

生活把你們鍛鍊成了勞力者，

你們有一雙慈愛的手，

你們有一雙有力的手，

那些嬌嫩的玉腕，

不敢伸出來和你們相比！



用你們慈愛的手補好了搖籃，

把孩子放下安靜的躺着。

把奶頭從孩子的口中輕輕地抽出來，

悄悄地拿起竹筐扁担到機場去！

睡眠不足，肚子不飽，

你們也應該揚眉吐氣，

在這螞蟻般的人羣中，

你們已經佔了一半勢力！

用你們有力的手，

把樹木砍去，

把山坡削平，

把低窪填起，

把石子打碎；



如補孩子的搖籃一樣用心用意，
好讓我們的神鷹舒適的休息，
好讓我們的神鷹暢快的飛起！

帶樹木飛走，

北風

北風啊！——

停止妳嘶啞的聲音吧，

這尖刻的吼叫，

引起了人類的憎惡！

何必這樣憤懣呢？

伸手撕破我的窗簾，

偷去了案頭的詩稿，

拋棄在陰溝裏，



是要這點心血，
與污水比比顏色麼！

瘡癤咬緊着我的血球，
這是妳乘勞作威的時候，
然而，我不能屈服，
因為我的骨頭，
比妳冷酷的鐵掌堅硬！

妳，天性嫉妬的光明；
尖着嘴巴吹滅了一顆豆燈，
黑暗把我的房子佔領，
火柴不惜自己的犧牲，
演成了光明與黑暗的鬥爭！



北風啊！

許多受災難的人們，

在絲殘酷的壓迫之下死去了，

把那些屍體栽種在大地上，

肥養了枯瘦的土壤：

會與生長出美麗的鮮花來，

向着春風招展！



筆桿

二枝筆桿，

是歌者的喉嚨，

熱情充滿着牠的智囊，

牠儘情的歌唱，

唱出人類不平的交響！

二枝筆桿，

是條長槍，

民族憤怒的火花，

從牠的尖端射放，

連珠般的子彈，

對準着敵人的胸膛！



一枝筆桿，

是根天線桿子，

連繫着人類相通的情波，

她是那末莊嚴忠直，

傳播了一些可歌可泣的故事！

二枝筆桿，

是個警號：

牠把夢中的人們驚醒，

又催迫戰士們趕上征程！

吹吧，這有條線，有顏色的聲音，

敵寇已在牠的聲弦上顫震！

筆桿



哭斌雄

斌雄，我的弟弟，

你是春風抽出的一枝嫩芽。

你有超人的天分，

你是母親的獨子，

你是中國優秀的國民，

熱情燃燒起智慧的烈火，

預備去焚燬人間不合理的一切！

你離開了殘破的家鄉，

抱着書本，

背起行囊，

在數千里外，



跟着學校流亡！

你幼弱的身心與學業，

都在槍彈聲中成長，

你說要在苦難的熔爐中
把自己鍊成鋼！

英雄，我的弟弟，

生命爲什麼這般歸弱，

我明白了，

敵機毀壞了你的軀壳，

那血肉的肢體是怎樣的情形？

我不敢想那末多！

更不敢使母親知道她所遭的奇禍！

英雄，我的弟弟呀！



你最愛的母親和祖國！

現在你全把責任交給了我，

你可曾知道麼？

我的心已成粉碎了！

我無力將悲痛的獄牢打破！

心碎了，

人間的利刃架住了，

天淵數千張，

舞臺了，

舞臺了，

血門一幕



血的一幕

兇暴的騷響，

震動了桂林的市空。

天低矮下來，

人們的呼吸緊迫了；

心縮緊了，

氣力增大了，

他們肩挑手提，

背男抱女，

馬路像架紡紗機器，

人被紡成繫戀世界的生命線，

把都市織成恐怖的羅網！



一秒鐘之間，

炸彈撒下來；

天振動了，

地跳起來，

建築物變成了灰礫，

人畜變成了泥漿。

生人和死人，

血與淚，

膠沾在一起，

還是魔鬼的創作呀！

刊挿在我們民族的仇恨史上！

在山下，湖畔，洞口，民房，

老老小小，

男男女女，



四肢分家，

腦汁沖出，

胸腹剖開，

流出五臟六腑，

親人來也認不出是誰的屍體？

一個母親抱起半死的孩子：

骨破碎，

肉開花，

血直沖，

她不聲不響，

她不流眼淚，

只是眨着白眼發癡，

不相信這是自己的孩子？



這是平民生活的天地——菜場，

豬肉牛肉糊滿了血水泥漿，

人肉人腸，

一塊塊，一截截，

飛掛在樹枝上，

鮮血塗紅了壁牆，

國人啊，

讀了這悲慘血的一幕，

也用不着感傷，

用我們有力的手拿起鐵鋤來，

深深挖掘個坑井，

把敵人征服中國的幻想，

和死難者的屍體一同埋葬！



革命軍人

悼爲珍戰友

年未滿十五，就隨一團無名！

胃充十八投軍，

參在這鐵的隊伍裏，

深入了農村；

當你幫助農民磨谷碾米時，

汗水浸透了征衣不肯休息，

當你下田幫他們栽秧拔草時，

石灰爛泥水咬破了腿腳不能行動，

你只是坐在禾草的臥榻上讀，寫，畫，

畫出中國戰時青年生活的輪廓！

人肉，

敵人的大砲在桂南響了，

敵人的大砲在桂南響了，



振動了你憤怒的，
小小的個兒配帶全副武裝，
越過了千山萬嶺，
把戰場當做自己的家庭：
你不是一個小妹妹，
而是戰士們慈愛的母親，
你幫他們縫補衣服，
你爲他們包裹傷痕，
這是人類最偉大的愛情！

你聽慣了戰地槍砲的聲音，
望着敵機當鑒賞烏鴉歸巢的晚景，
啊！這一顆殘暴的炸彈呀！
不幸碰着了你的生命；

一個少女熱烈的鮮血，



從火山似的胸膛中沖出來，

像黎明天際的紅霞一般美麗！

親愛的爲珍戰友，

請你安靜的睡吧，

抗戰的曙光照上了你的屍體，

照遍了祖國的大地，

我們要舉起勝利的旌旗來追悼你！

誰說人賤長壽大國強國！

看這那門巨砲轟擊，

看那那門巨砲轟擊，

看那那士們慈愛而壯烈，

看不共一戴小民族，

洪鐘響當對白日國旗飄，

雄盛了千山萬嶺，



戰地詩歌

◁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

著者 劉 雙 卿

發行者 春秋出版社

地址 桂林 桂西路

桂林 雞箕岩

印刷者 掃帚報工務課

電話 二八一八

實價：二元八角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初版

一一一〇〇〇

法務部調查局



060348

國家圖書館



004636732

